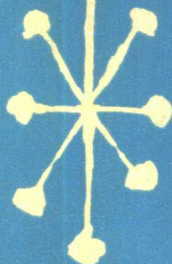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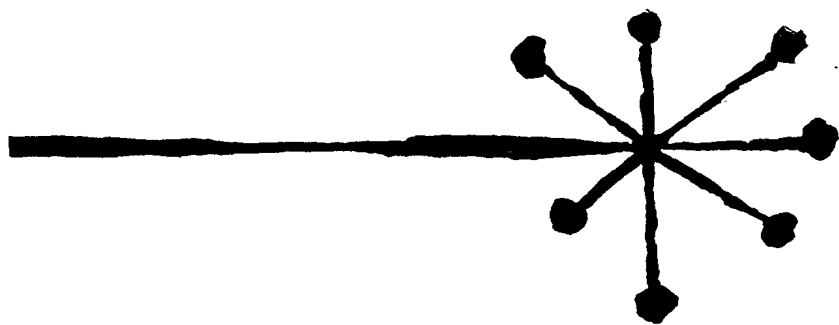


岔路集

弗兰科
作品选集

上海译文出版社





岔路集

弗兰科
作品选集

家 骥 海 岑 侯华甫
乌兰汗 高一法 王 汶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Иван Франко
ИЗБРАННОЕ

本书根据 **Сочинения В Десяти томах, тт. 4-6,**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57—1958 年版译出

岔 路 集

弗兰科作品选集

第二卷

家 骥 海 岑 侯华甫
乌兰汗 高一法 王 汶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22.875 插页 2 字数 507,000

1987 年 4 月第 1 版 198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5,000 册

书号: 10188·627 定价: 4.65 元

目 录

中篇小说

扎哈尔·别尔库特	3
岔路	183

戏 剧

被盗走的幸福	567
教师	644

中 篇 小 说

扎哈尔·别尔库特

十三世纪喀尔巴阡罗斯社会生活的写照

年深日久的往事

悠久古老的传说……

阿·谢·普希金

—

如今，我们的图霍尔申纳悲惨而又阴郁！的确，斯特雷河也好，奥波尔河也好，都象过去一样冲洗着它的遍布小石的绿色岸边。它的牧场，也和从前一样，一到春天满地都是青草和鲜花，在它明朗和蔚蓝的上空，翱翔和盘旋着大雕。但是，其他的一切却起了多大的变化啊！森林、村庄和人都起了多大的变化啊！过去，森林浓密，无法通行，除了高山牧场以外，它几乎遮盖住全区，一直延伸到盆地的河边。现在，森林仿佛在阳光照射下的雪，融化、减少、缩小了；有的地方的森林完全消失了，剩下的是一片片光秃秃的空地；有的地方的森林只剩下被烧毁的树桩，树桩间有的地方怯生生地伸出一株可怜的冷杉或一小丛更可怜的杜松。从前，这里听不到别的声音，只能听到遥远的牧场传来的牧羊人的喇叭声，和丛林中野牛或牡鹿的吼叫声，——现在，

却时时听到牧场里牧童的喊叫声，时时听到峡谷密林里伐木人、锯木工人和粗木工的互相呼应声。他们象贪婪的昆虫似的，不倦地啃噬着，砍伐着图霍尔山的宝物——百年以上的云杉和冷杉，这些树木有的加工成木材顺流放到新式蒸汽锯木厂，有的立刻就地锯成木板或薄板。

但是变化最大的是人。表面上他们的“文化水平”仿佛提高了，而实际上只是人口增长了。大大小小的村庄和农庄多了，村庄里的住户多了，但是家家户户都过着极端穷苦的生活。人民都消瘦不堪，受尽煎熬，忧郁而沉闷，和其他民族比较起来——怯懦而笨拙。每一个人只关心自己，却不明白这样会分散他们的力量，削弱他们的公社。从前这儿并不是这样！老实说，这个民族虽然不大，但是，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民族啊！在这崇山峻岭中，在这无法通过的森林里，在巨大的泽列缅的山脚下，过去的生活是多么澎湃沸腾啊！千百年来，恶运嘲弄着这个民族。沉重的打击破坏了他们的财富，穷困摧折了他们的自由和坚强的性格，现在只有一些模糊的怀古的回忆使后世子孙了解到祖先的幸福生活。当有时候，老婆婆坐在火炉上，一边纺着粗毛线，一边给孙儿们讲古代的事情，讲可怕的蒙古人的入侵，讲图霍尔人的首领别尔库特的故事时，孩子们总是怀着激动的心情听着，他们灰色的小眼睛里闪烁着泪珠。每当这个稀奇的故事讲完的时候，大大小小的孩子都叹着气低声说：“多美的神话啊！”

“是呀！是呀！”老婆婆点点头说：“是呀！是呀！小宝贝们！我们觉得这是神话，但是在从前这可是真事啊！”

“唉！不知道那样的时代会不会再回来！”一个年龄大一点的孩子说。

“老人们说，以后会回来的，只怕那时自己的末日也到了。”

如今，我们的图霍尔申纳悲惨而又阴郁！有关从前的日子和从前的人的故事仿佛是神话。我们现在这些在贫困和被压迫的环境里长大的，世世代代过惯了牲口般的忍气吞声的日子的人都不愿意相信这种故事。虽然如此，但是诗人的思想却飞向这古老的时代，使古代的人复活起来，于是那些心地纯洁和感情真挚的人就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弟兄、活着的人，认为无论他们的生活和我们的生活有多大的不同，但是还是看到许多在我们这个“文明时代”里所想要的东西。

这事发生在一二四一年。春天来到图霍尔群山。

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里，森林茂密的泽列缅山里充满了猎人的号角声和猎人们熙熙攘攘的喊叫声。

这是新到图霍尔来的贵族图卡尔·沃尔克准备猎捕巨兽。他在庆祝乔迁之喜，——不久以前，达尼洛^①公爵赐给他图霍尔申纳的一些高山牧场和泽列缅全部山区；最近，图卡尔来到这个山地，修建了一所漂亮的住宅，现在他初次举行了盛大的宴会，同附近的贵族们结识了。宴会后，大家到图霍尔森林里打猎。

猎捕巨兽——可不是一种娱乐，而是一场严重的斗争，往往是流血的斗争，甚至是殊死的斗争。野牛，熊，野猪，是危险的敌人；很少有人能用弓箭，甚至近距离投出猎矛来击倒这种巨兽，——只有重矛才能解决战斗，必须用重矛竭尽全力，亲手一下就刺准敌人。一击不中——猎人的生命就有很大的危险，如果他在这个紧要关头来不及隐蔽到安全的地方，或及时抽出宝

① 达尼洛公爵即达尼尔·罗曼诺维奇(1201—1264)，自1254年起当了加利西亚王，他是古代罗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把喀尔巴阡所有附近地区和喀尔巴阡的土地以及沃伦都置于自己统治之下。

剑和重斧自卫的话。

因此，图卡尔和客人们外出打猎象打仗一样带着许多备用的箭和猎矛，带着仆人和各种食品，甚至带着经验丰富的善于念咒治伤的巫医，这就不足为怪了。而且，图卡尔和客人们除了没有穿上铠甲，以免妨碍他们通过枯树朽木和密林深处外，全都象骑士般武装上，这也用不着奇怪了。值得奇怪的只有一点：图卡尔的女儿，米罗斯拉娃不愿同父亲分开，一定要和客人们一块儿去打猎。图霍尔人看见她跟客人一块儿骑着马去打猎，样子自豪而勇敢，仿佛短粗的橡树中间一棵树干匀称的白杨，便怀着赞美的神情目送着她，而且说道：

“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姑娘！她要是一个男子汉那一定是好样的。这样的男子汉，大概比他父亲还能干！”

这不是一般的赞扬，因为图卡尔·沃尔克是个橡树般的男子汉。他肩宽，体壮，一张粗线条的脸和一头粗硬的黑发，他本人就象一头他正要去袭击的图霍尔的凶恶的熊。可是，他的女儿米罗斯拉娃这样的姑娘，也是世上少有的。对于她的美貌和秀丽，她那善良的心肠，我们就不必谈了——在这方面，许多同年龄的姑娘都可以和她相比，甚至有少数姑娘还能超过她。但有一点是任何一个姑娘不能和她相比的——她生来落落大方，英武有力，又勇敢又坚毅，这些特点是只有那些在不断和困难斗争中成长起来的男子们才赋有的。一眼可以看出，米罗斯拉娃是在无拘无束的环境中长大的。她受的是男子的教育，在她那发育良好的少女的躯体里有一个坚强的富有才能的灵魂。父亲只有她一个女儿，而且她刚生下来就失去了母亲。她的奶妈是一个老农妇，从小就教会了她做各种针线活儿。她长大成人了，父亲为了不使自己感到孤独，带她到处走动，纵容她易于激动的

性格，教她学会使用骑士的武器，经受许多磨练，勇敢地应付各种危险。她克服的严重的困难越多，要干一番事业的心愿就越旺盛、越增加，她的体力和性格就越坚强越直爽。但是，尽管她具备了这一切特点，米罗斯拉娃仍然是个女人：温柔，善良，感情丰富，面庞谦和而又腼腆，这一切在她身上是那样的协调，简直不可思议，令人迷惑。谁要是见过她一次，听她讲过一次话，便终生不会忘记她的面庞，她的仪态，她的嗓音，——这一切会使他清晰地回忆起他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刻，好象春天能使一个衰弱的老人回忆起初恋的情景一样。

打猎已经是第三天了。许多雄鹿和黑鬃野牛死在贵族们的箭、矛之下。在山里哗哗的激流旁，在林中空地上，搭起了猎人们的大帐篷，到处是烟雾腾腾的篝火，火上悬着挂在钩上的铁锅，铁叉子翻动着，——这是在为客人们炖着和烤着猎捕到的野味。今天是打猎的最后一天——围捕野熊，这是打猎的最主要的目的，同时也是最危险的事情。

在一个很陡的小山上，自古以来就有个大熊窝；这个小山跟别的密林是分开的，山上长着粗大的山毛榉和冷杉，饱受风害的树木和倾倒的树干。图霍尔的向导，年轻的山民马克西姆·别尔库特肯定地说，这里有一头母熊。野兽从这儿威胁着全区，威胁着附近所有的牧场。虽然有些勇敢的牧人不只一次用箭和斧击毙过野兽，或者把野兽诱进陷阱，让沉重的大木头从上面掉下去，压断野兽的脊椎，但是野兽仍然很多，还是不能使附近的村庄大大松了一口气。因此，当新来的贵族图卡尔·沃尔克通知图霍尔人，说他打算大规模地围猎一次野熊，需要一个向导的时候，图霍尔人不仅把全图霍尔山区的第一个勇士，图霍尔人敬爱的首领扎哈尔的儿子马克西姆·别尔库特给贵族作向导，而且

还自愿派一队携带弓矛的围猎手帮助这些贵族们，这就没有什么奇怪了。他们大批人包围兽穴，要一举肃清兽穴里的可怕的野兽。

天刚亮，猎人们的野营里就骚动起来，焦急地等待着出发。贵族的仆从们半夜就开始忙碌，给客人们预备这一整天的食物，往旅行水壶里灌满了起沫的蜜酒和苹果汁。图霍尔的猎人们也已准备就绪，他们磨快了刀子，短箭，穿上了结实的野牛皮靴子，小褡裢里装上烤肉、大圆面包、干酪和在这一整天艰苦的路程上所需用的一切。马克西姆·别尔库特只有现在，在这最重要、最艰难的工作面前，才觉得十分自在，觉得自己完全是这一小队人马的主人。他以一个真正的指挥官的严肃和谨慎的态度吩咐准备了一切，什么也没有遗忘、干什么都不慌忙，而且什么也不耽误。一切工作他都做得非常及时，妥帖，不慌不乱；哪儿需要他，他就到哪儿，到处安排得有条不紊。不论是在自己的图霍尔人伙伴中间，或是在贵族和贵族的仆人中间，无论在哪儿，马克西姆·别尔库特的举止都一样，态度沉着，行动大方，谈吐自如。伙伴们待他，就象他待大家一样，——随便，从容自然；他们互相取笑，打闹，但是执行他的命令既准确，又迅速，甘心情愿，仿佛没有他的吩咐，大伙也会这样做的。但是贵族的仆从们，虽然性格上不是那么温和，态度上远不是那样自然，有意要嘲弄一些人，而在另一些人面前却卑躬屈膝，但是他们对马克西姆·别尔库特仍然很尊敬，因为马克西姆严肃，审慎，即使他们有时也讽刺他和他开开玩笑，但是还是按他的吩咐去做的。可是贵族们大部分是些目空一切的军人，却心怀不满地对待他们一伙人中间的这个“乡下人”，对待这个认为他们仿佛和他平等的庄稼汉，然而，他们现在没有十分明显地露出自己的轻蔑，并且还执行着这

个青年向导的各项命令。他们处处确信，这些命令非常明智而且十分必要。

离日出还早，但是猎人们就由野营里出发了。群山里分外静寂；黑夜还在冷杉的深绿色的树梢下打盹；露珠在凤尾草的毛边厚叶子上闪光；蔓生的绿菟丝子在脚下蔓延，在被暴风连根拔起的大树中间伸展着，在难以通行的杂草丛中跟柔韧多刺的黑莓丛和弯弯曲曲、凌乱地向上爬的啤酒花茎纠缠交错着。从极危险的，象无底洞一样黑沉沉的峡谷中升腾起一片灰雾似的蒸气——这说明在这峡谷底下流动着一条条林间小溪。林中的空气里充满这种蒸腾的气息和树脂香味，这种空气令人喘不过气来，——仿佛需要一个更宽阔的胸膛，好自由自在地呼吸一番。

打猎队伍默默地穿过难于通行的密林——在朦胧的密林里，没有道路，没有任何路标。马克西姆·别尔库特在前面走，图卡尔·沃尔克和别的贵族跟在后面。图卡尔的女儿，米罗斯拉娃跟图卡尔并排走着，后面跟着图霍尔的猎人们。大家一边走，一边左右张望，仔细倾听。

森林苏醒了，白天的生活开始了。花毛松鸦在冷杉梢上嘶哑地嘎嘎叫；绿色的啄木鸟一抓住树干，马上就在猎人们头顶上空用它铁一般的硬嘴梆梆地啄起树皮；从远处的峡谷里传来野牛的吼叫和恶狼的嗥声。这时，熊已吃饱了，正在被风吹倒的树木下的多苔的床铺上打瞌睡。成群的野猪不知在密林哪个地方哼哼地叫唤着，在冰冷的淤泥里纳凉。

猎人们在这条难走的没有人踏过的道路上大约走了一个小时候左右。大家沉重地喘息着，吃力地用嘴吸着空气，擦掉脸上大颗大颗的汗珠。马克西姆时时回头张望。他一开始就反对一个女人跟男人们一块从事这种危险的出征，可是米罗斯拉娃坚持

自己的意见。难道，她在初次参加这样一个大规模的狩猎，就应当因为一些莫名其妙的障碍而放弃这次最有趣的行猎！不管马克西姆提出什么样的理由，不管他说路途多么艰险，行猎多么危险，野兽多么凶悍，多么狡猾，但这些都说服不了她。“这更好！更好，”她说，眼神那么勇敢，微笑那么动人，使马克西姆站在那里象着了迷似的，没有办法可反驳她了。父亲起初也是劝她留在野营里，但是最后对她的请求也只好让步了。现在，马克西姆惊异地望着这个不平常的姑娘，如何跟最有气力的男子们一样，克服了这条令人疲乏的道路上的一切困难，如何轻巧地跳过腐朽的被风吹倒的树木和巨大的木头，如何用充满自信的步伐在绝壁上行走，攀登峭壁！她在被拔倒的树干中间钻来钻去——那么沉着，那么不知疲倦，马克西姆觉得，仿佛有一双奇异的翅膀带着她。他望着她，怎么也看不够。

“真是一个出奇的姑娘！”他每次都这样想。“这样的姑娘我从来还没有见过。”

大家终于到达了目的地。熊窝的位置在一个很高的，只有从南面才可以勉强爬上去的山上，山上长满了粗大的冷杉和山毛榉，到处是倾倒的树木和枯枝。北，西，东三面的出入口都被峭壁隔绝了，仿佛是用大斧从泽列缅这个巨人身上劈下来似的，并从这个巨人身边拖开了几十沙绳^①；在石壁下面狭窄的峡谷里，一股寒冷的山泉在潺潺流动，泛起白沫。这样的地形减轻了我们的猎人的任务；只要从南面围住那条不宽的小径并顺着这条小径逐渐往山上移动，那野兽没有别的出口，结果必然落在猎人手中，死在猎人矛下。

来到这条紧要的、虽然也很危险的小径以后，马克西姆·别

^① 沙绳，即俄丈，一俄丈合 2.134 米。

尔库特命令队伍停一下，集中力量进行这件困难的工作。太阳已经升起，可是冷杉的树枝和附近的小山遮住了它。稍微休息了一会儿后，马克西姆就把猎人分成两队，以便大家围住整个小径。在小径还狭窄的地方，猎人们互相肩隔五步；可是往上到了小径展宽，成了一片倾斜的地带时，猎人们互相就隔得宽一些。只有一件事使马克西姆感到担心：米罗斯拉娃一个劲儿要求也让她一个人站一个位置，不愿和父亲在一起，这怎么办呢。

“我哪一点不如你的围猎手呢？”她对马克西姆说，脸色红得象玫瑰似的。“你把他们每人都派定一个位置，却不愿意把我……不，这不行！要是我和我父亲两人在一个地方，我父亲也会觉得丢人的！你说对吗，爸爸？”

图卡尔·沃尔克没有办法反驳她。马克西姆把激怒的野兽对人的危险性，它的气力和凶狠的情况，又对她着重地说了一遍，可是米罗斯拉娃不让他说完。

“怎么，我没有力气吗？！我难道不会用弓，矛，斧头吗？喂，随便让你的哪个围猎手跟我较量较量，看看谁更有力气！”

最后，马克西姆不作声了，只好顺从她的意思。他能拒绝这样一个了不起的美丽的姑娘吗？他想，最好把她派到一个危险最少的地方，可惜这一点也办不到，因为在这里所有的位置都一样危险。马克西姆把整个队伍都安排好以后，就下了一个命令：

“现在我们向我们认识的人祝福吧，我们马上就要吹响猎角了。~~这是第一个信号~~，它会使野兽受惊。然后我们就顺着小径，~~走到危险的地方~~。我的伙伴就留在那儿守住出口，不放过一只野兽。~~你们贵族们~~就继续接近母熊窝。”

霎时间，森林里和高山牧场上充满了猎角的嘶哑的怒号声。

猎角的声音仿佛一股巨浪，滚过森林和峡谷，忽而散开停息，忽而又加倍增强。森林苏醒了。鹞鹰在冷杉梢上空哀鸣，受惊的大雕宽宽地展开翅膀向空中飞去，野兽踏得地上的枯树枝沙沙作响，四散逃去寻找安全的避难之处。猎角的吼叫声一停息，猎人们顺着小径向上走去。他们等待着不可预料的危险、战斗和胜利，心怦怦直跳。他们小心翼翼地一队一队地钻过去：前边一队是贵族，后面一队是图霍尔青年。马克西姆走在最前面，仔细谛听并注视着野兽的动向。被暴风吹倒的树林中的统治者，熊还没有出现。

大家已经走到小径最窄的地方，往前，小径逐渐展宽，通向一片开阔的高地。猎人们根据马克西姆的吩咐又在这儿停下来，而且更用劲地吹起野牛角制的猎角，使昏暗的熊窝充满恐怖的气氛。突然，离猎人不远的一大堆腐朽的树桩后面，被暴风吹倒的树木沙沙地响起来。

“听！”马克西姆喊了一声。“野兽来了！”

他刚刚说完这句话，突然从两个被风拔出来的树桩之间的大豁口中探出一个毛茸茸的大脑袋，两只灰眼睛好奇地，有点恐慌地注视着离这个豁口只有十来步远的图卡尔·沃尔克。图卡尔是个老战士、老猎手了，他不知道什么是害怕。因此他没有说一句话，没有叫任何人帮助，就从箭筒里拔出一支很重的箭，放在弦上瞄准野兽。

“瞄准眼睛，贵族！”马克西姆低声从后面对他说。

这是令人不安的沉默的一霎那，嗖地一声，箭脱弦而出，——野兽大吼起来，疯狂地往后退去。虽然它不见了，消失在一堆被暴风吹倒的树木后面，——可是它的吼声并没有静息，疯狂的奔腾声也没有停止。

“前进，跟着它！”图卡尔·沃尔克喊了一声，向已看不到熊的豁口冲去。这时，另外两个贵族爬上那堆倒下的树干的最高的地方，举起矛，竭力想使劲挥动胳膊结束这只野兽的生命。图卡尔·沃尔克站在豁口跟前，对着野兽又射出一箭。这只熊吼叫得更厉害，拔腿就跑，可是两眼充满着鲜血，它找不到出路，一头撞在树上。有个贵族的矛刺进它的肋骨中间，但是没有使它遭到致命的创伤。这只受伤的熊的吼叫声更响了。在绝望中，它用两条后腿站起来，擦去眼里的血，揪下一根树枝向前抛去，但是这也无济于事；它的一只眼睛被箭射中了，另一只眼睛时时涌出一股股的血。

这只熊到处乱撞，又接近了图卡尔·沃尔克。图卡尔抛开弓，躲在倾倒的树根后面，两手握起重斧；当这只熊摸索着走近它熟识的豁口时，图卡尔贵族高高举起重斧对准熊头，用尽全力从上劈了下去，熊的颅骨被劈开了，象两半裂开的南瓜。血腥的脑浆溅在贵族身上，这只野兽慢慢地，一声不吭地倒在地上。大家高兴地喊起来，庆贺第一个胜利。

大家把这只野兽从被风吹倒的树林里拖出来，剥去了兽皮。贵族们向密林的更深处前进。太阳已经升起，阳光透过树枝闪烁着，恰似万道金线。猎人们现在走得比刚才高兴得多了，互相吹嘘自己勇敢和有力气。

“虽然我只是个狼^①，一只小野兽，但是可以和图霍尔的熊较量较量！”图卡尔·沃尔克洋洋得意地说。

马克西姆·别尔库特听了这句吹牛的话，自己也不知为什么觉得图霍尔的熊很可怜。

“那又怎么，”他说，“这头熊是只蠢兽，独往独来。如果它们

^① 沃尔克的原意是狼。